

詹姆斯·斯·艾倫著

美国改造时期

531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美国改造时期

——爭取民主的斗争

詹姆斯·斯·艾倫 著

丁 京譯 ~~董乐山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五七年·北京

James S. Allen
RECONSTRUCTION
The Battle for Democracy
1865--1876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7
根据美国国际出版社 1937 年版译出

美国改造时期

——争取民主的斗争

〔美〕詹姆斯·斯·艾倫著
宁 京译 董乐山校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6\frac{3}{8}$ · 插頁 2 · 字數 136,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300 定价(7)0.60元

統一書号 11002·146

封面設計者：馬艾庆 校對者：張式儀

目 次

編者前言	1
緒論 革命的第一个阶段	8
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	8
林肯和斯密斯：革命中的两条路	9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利害关系	14
第一章 約翰遜的反动	19
革命的新阶段	19
議會斗争	22
林肯的改造计划	25
“本弗遜·戴維斯·約翰遜”	29
第二章 争取土地的斗争	31
战时没收土地	31
土地問題！改良与革命的对立	34
普遍要求土地的运动	39
黑人军队的作用	41
反动派的得意时期	43
海島上的斗争	48
此起彼伏的要求土地的斗争	52
没收战胜者的土地	55
第三章 左派的胜利	59
黑人人民代表会	59
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	64
左派在国会中的胜利	67

各項改造法案·····	71
第四章 爭取民主的斗争 ·····	75
联邦統一主义者同盟会·····	75
共和党·····	80
黑人民兵·····	82
新选民的登記·····	86
南部的政治地理和白人的作用·····	89
第五章 人民議會 ·····	97
制宪代表會議·····	97
保衛宪法的斗争·····	103
新政府中的黑人代表·····	107
“黑人議會”·····	111
黑人在地方政府中·····	114
资产阶级的改革和“貪污”·····	116
第六章 劳工运动 ·····	123
工会的复兴·····	123
独立的政治行动·····	126
全国劳工协会和黑人·····	130
劳工党和黑人工人·····	135
席威思論改造·····	139
全国黑人劳工协会·····	141
第一国际·····	150
第七章 革命和反革命 ·····	154
作为一种政綱的“白人优越地位”·····	154
共和党激进派联盟的破裂·····	159
南部党的分裂·····	165
反革命政变·····	169
第八章 总结 ·····	177
附录 ·····	185

編者前言

直到最近，改造时期的历史一直是听任波邦派（保守派）和市僧摆布。結果是完全歪曲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之一的面貌。因为我們的多数历史家把改造时期的革命内容掩盖在誹謗之下，完全曲解了黑人的作用，無耻地毀謗斯蒂文斯和他的激进派同伴的英雄領導。你要想在多数美国历史家的著作中找到对内战后时期的革命性質的承認，那是徒劳的。工業資產階級的政权的巩固、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建立、南部民主运动和土地平分运动的高漲、像联邦統一主义者同盟会俱乐部和民兵队这样的革命武器的鑄成——所有这些不是被漠視了，——充其量也只是給掩盖过去了。

同样，对于黑人在南部改造时期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屑一顧或者以輕蔑态度相对待的。我們的历史家故意証明“絨毡提包”和“酒囊飯袋”的可欺对象，“彈五絃琴，哼調子的”黑人是多么愚昧無知。他們显然已經忘記自由民为爭取南部的民主、土地和公民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忘記他們不是作为資產階級的盲从者而是作为他們的独立盟友積極参加这个时期的斗争。

共和党激进派的革命領導，同样被許多历史家和傳記家所曲解，在最近尤其如此。斯蒂文斯和苏納——国会左

派的重要代表——已經成为惡魔的使者，“宣傳和仇恨的使徒”。喬治·密爾頓在他的“仇恨時代、安德魯·約翰遜和激進分子”（一九三〇年）一書中把斯蒂文斯寫成爲醉漢和“積習已深的賭鬼”，把蘇納寫成“可怕的、邪惡的魔鬼……黑人平等……的纏人的蛛網”。同時，密爾頓企圖恢復革命叛徒，也就是溫德爾·菲力普斯一度恰如其分地稱之爲“杰弗遜·戴維斯·約翰遜”的人的名譽。

密爾頓是波邦派重要代表約翰·柏吉斯的現代翻版。這位前南部同盟軍人在這個世紀開始時有意識地力圖從南部的觀點改寫改造時期的歷史。柏吉斯在他的“改造和憲法”（一九〇二年）一書中說這個時期的特征是“未開化的黑人”統治“白人……”。對他來說，如果要獲致“一種真正的舉國團結一致”，北部必須承認改造的失敗。柏吉斯的主要論點在克勞德·鮑威爾斯的“悲慘時代”（一九二九年）一書中有了它們的最令人作嘔的表述。杜波依斯博士說這本書是“最廉價的歷史宣傳的典范”，這是不錯的。這本書對“簡直受到虐待”的南部的人的不幸表示悲哀。黑人當然不在上述一類人之列。鮑威爾斯企圖不但爲安德魯·約翰遜雪冤，而且爲前蓄奴南部的“輝煌的”代言人雪冤。他給予后者“在爲保存南部文明而進行激烈鬥爭中應有的地位……”

除波邦派外，市僧對歪曲改造時期編史工作也貢獻了他的一分力量。一向被認爲是這個時期^①的重要歷史家的詹姆斯·羅茲在他的“美國歷史”（一九〇六）一書中明白地指責北部的改造政策是“鎮壓性的、未開化的和失敗的”。他並且以熱心的主張“和解”的人的身份，歡迎聯邦軍從南

^① 爲了批判羅茲和他的方法，可參看林奇著“詹姆斯·羅茲的一些歷史錯誤”一書（一九二二年，波士頓出版）。

部撤退，認為這是“好幾個州受過教育、家有恒產的人”推翻“絨毡提包黑人政府”的必要條件。羅茲深信黑人低劣，因此他認為“最低劣的黑人能夠投票，而羅伯特·李、瓦德·漢普頓（和）亞歷山大·斯蒂文斯……卻不能投票”是奇耻大辱。

在已故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鄧寧的著作中發現有同樣的反黑人的偏見。在他的“改造——政治上和經濟上”（一九〇七年）一書中，他認為一方面是“有知識和政治能力的”，另一方面是“沒有種族自尊、沒有抱負或理想的”。對鄧寧來說，“在野蠻的洪水面前”企圖維持“他們的權利和他們的財產”的體面的白人的困境，是最可憐的。有一群大學生，其中多數來自南部，聚集在鄧寧的周圍。哥倫比亞大學和其他大學都出現了洋洋大觀的專門論文。雖然這些論文大部分是猛烈反對黑人的，但是它們作為重新解釋之用是著很有價值的材料的。弗朗西斯·西姆金斯和羅伯特·伍迪合著的“改造時期的南卡羅來納州”（一九三二年）雖然常常混亂不清，但是特別值得一提。

雖然波邦派和市僧漠視改造的革命意義，但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歷史家沒有漠視它。這個學派的主要代表查爾斯·比爾德在他的“美國文明的興起”（一九二七年）一書中承認內戰時期產生的革命在改造時期繼續進行。在這個時期中，前奴隸寡頭政治完全摧毀了，工業資產階級完全勝利了。霍華德·比爾在他的“危急年代——安德魯·約翰遜和改造時期研究”（一九三〇年）一書中詳細地說明工業資產階級怎樣鞏固它的地位。但是，儘管有一個有希望的開端，然而自由主義作家只看到革命圖景的一面。他們由於不能充分估計到歷史發展的階級動力，所以沒有清楚地

辨別出正在起作用的各种階級力量。这使他們漠視改造时期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革命現象。自由民在这个时期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一样。他們毫無批判地接受黑人在南部改造中的傳統作用。在比尔德看来,“自由民毫不准备在新的社会秩序中成为有力的因素……他們在从华盛顿指揮革命和改造的統治集团手中是無能为力的……”比尔几乎抱着同样的看法,尤其是因为他認為:种植园黑人不但是文盲,而且“对政府、道德、选举权、或者甚至自由劳动之类的名詞含义……都沒有概念”。

杜波依斯在他值得称頌的“黑人改造时期”(一九三五年)一書中,对于認為黑人低劣和默从的傳統看法提出了令人为之一快的矯正。这是对改造时期中的黑人和这个时期激进政策所作的有力的辯护。杜波伊斯描繪了自由民爭取民主的斗争,他們在南部为黑人和白人首先建立公立学校制度方面的努力,以及他們对反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但是,杜波伊斯未能領会这个革命的资产階級根本性質,使他得出这样錯誤的观念:南部在改造时期所發生的事情“是这个世界在俄国革命之前所經歷到的馬克思主义最异乎寻常的試驗之一”。因此,杜波伊斯很自然地犯这样的錯誤:把这个时代的改造派政府看成是劳工(即無产階級)专政,虽然在当时絕不可能有这种专政。在这几年中,南部实际上所建立的是一种资产階級民主专政,这种专政随各州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而且存在的时间也长短不一。

本書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它是对波邦派和资产階級歪曲这个时期的一个有力的抵制。著者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首先分析内战所揭开的革命第二阶段——改造时期,并且說明这个时期怎样(总的來說)完成了它的防止蓄奴制复

辟和巩固工業資產階級政权的目標。其次，他仔細討論了這個時代的階級動力，並且逐一明確了各個階級力量的作用。他提出了農民、工人和自由民的作用，討論了他們和改造時期主要社會現象——工業資本家的興起和舊奴隸寡頭政治的滅亡——的關係。

第三，本書討論了革命的民主性質和在南部建立民主的努力。賦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黑人參加州政府和縣政府，召開人民會議，對黑白兩個種族建立公立學校制度——所有這一切都作了生動的敘述。同樣，對像人民政府（常常被誹謗為“絨毯提包”政權），聯邦聯盟俱樂部和自衛隊之類的革命武器的形成，都作了介紹。黑人在這些革命組織中的工作和他們爭取民主和公民權利的自覺鬥爭也作了敘述。這樣，就清楚地顯示了黑人羣眾和改造的真正關係，並且表明了自由民是資產階級的獨立盟友。而資產階級的活動是受到這個時期和革命的限制的。

最後，本書敘述了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鬥爭，並且指出了反革命勝利的原因。著者把激進派改造工作的失敗的原因歸之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動搖性和國內階級力量對比的变化。北部資產階級由於對於沒收前蓄奴集團的種植園並把它們分給自由民遲疑不決，因此坐視南部出現了以伙種制為基礎的半封建農業經濟。結果，這使南部白人小土地所有者和黑人伙種制佃戶之間的合作更加困難。同樣這使得大種植園主保存了他們的莊園，使他們更易于重新攫取政治權力。同樣，赦免前南部同盟領袖、容忍反革命報紙、對反革命匪幫（三K黨和其他匪幫）採取不熱心的措施都有利於前奴隸寡頭政治。

階級力量對比的变化也使得反革命的勝利成為可能。

大規模工業的興起使得對前寡頭政治的攻擊鋒芒轉移到新寡頭政治。農民和工人進行了反抗，企圖剝奪“趾高氣揚的財閥階級的不義之財的收獲”。在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勞工運動在關於全國性組織和獨立政治行動方面，達到高度發展水平。但是，這個富有希望的開端並沒有防止某些部分有組織的勞工和農民一道傾向於通過民主黨而同波邦分子發生聯繫，而不成立一個包括黑人和保障革命勝利的廣泛的進步聯盟。這種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促使工業資產階級為了更好地自衛而犧牲黑人。同時，反動的南部種植園主階級發現自由民陷入了困境，馬上便抓住了機會。他們分裂了南部高地白人農民和黑人羣眾之間的暫時聯盟，發動了白色恐怖，建立了若干“政變”政府，最後在一八七七年和工業資產階級達成了諒解。與南部反革命同時發生的是北部資產階級反動；對一八七七年鐵路大罷工的鎮壓是對“新神意”的血腥証明。

本書明確地提出了改造時期的民主遺產和未完成的革命任務。從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七六年，在南部建立民主的努力是作了的。自由民得到了選舉權，享有了公民自由，參加了州政。在這個決定性的時期，黑人在鬥爭中獲得了當時進步的共和黨的援助。但是，後者可耻地背棄了它的盟友，實際上讓它聽任反動勢力擺布。即使由於這背信棄義的結果，南部的民主遭到破壞，但是黑人和他們的盟友在改造時期進行的英勇鬥爭仍然是美國歷史上最光輝的篇章之一。今天，黑人在工人階級和其他進步分子的援助之下，能夠完成革命的改造時期未完成的任務，從而取得了選舉權、公民權利和土地。

本書的目的在于用有限的篇幅清楚地介紹改造時期主

要的革命的方面。本書并不自認為是最后的定本，也沒有写这个时代的全面历史的打算。因此，这方面的专家和研究者将会發現，与本書所討論的主要趨勢無關的某些現象，並沒有提到或只是順便一提。著者把他大部分的注意力用在南部，但是甚至在这里，他的注意力主要也用在那些極其徹底地实施了激进派改造政策和革命有了最高度表現的几个州。我們希望，本書对于进一步用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美国人民的革命和民主傳統方面最富有意义的时代之一，会起鼓励的作用。

理查德·恩馬尔

緒論 革命的第一个阶段

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

在美利坚共和国，反抗英国的革命創造了第二次革命在其中發育成长起来的政治軀壳。北部出現了一个以自由農業和自由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而南部則發展了以蓄奴制为基础的社会。在同一个宪法和同一个共和国之内，这两个社会各自产生了特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北部的社会發展是沿着資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路綫前进的。在南部，奴隶主寡头政治成为資本主义自由發展的障碍，同时也成为民主的死对头。因此，这两种敌对制度之間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蓄奴集团只是在能够控制中央共和政府，并利用它作为武器，来保护和擴張奴隶主势力的情况下，才容忍中央共和政府。种植园主由于手段巧妙，才能够閃避北部的資本主义势力，办法是与从事棉花貿易以及以其他方法和奴隶經濟發生联系的商業和銀行集团联合起来。就像卡尔·馬克思所說的：“联邦已成为統治南部的三十万奴隶所有者的奴隶了。”

在林肯当选为总统之前的十年期間，奴隶主們的行为表明了对于那个历史已經为它發展了民主的政府形式的階級，是能够利用共和国来阻撓它的願望的。在一八五六年，民主党控制了国会两院，总统及其內閣完全同情蓄奴集团

的領袖，最高法院的九個法官中，有七個人不是種植園主就是奴隸制的同情者。據西華德的統計，參議院所有的主要委員會都被奴隸所有者控制，它們對於制訂有利於蓄奴集團的法律是再也樂意不過的。

拓荒農民和奴隸所有者之間為爭奪堪薩斯州而展開的戰鬥與共和黨的誕生是風暴欲來的預兆。林肯當選為總統的政綱的中心一點，就是要把奴隸制限制在當時的界限之內。奴隸主貴族階級看到了革命怒潮的最初——雖然還很微弱——表現。奴隸主勢力由於不再能使共和國為它自己的目的服務，就丟棄了共和國，開始壓制醞釀中的革命。脫離聯邦，對薩門特炮台發出的決定性的一槍，南部同盟下令武裝起來，這些事件都是在蓄奴集團發動反革命之後，一個接一個緊跟着發生的。

由於衝突的地方性質和敵對階級在地理上的分野，使內戰的基本革命性質模糊起來。但是，這一衝突從根本上說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在這革命中，資產階級為奪取政權而同地主貴族階級進行戰鬥。這次革命具有長期戰爭的特徵，敵對階級在戰爭中指揮正式組織起來的軍隊，試圖以攻克對方的領土而獲得勝利。革命形式所以有這一特點，是由於兩個對立制度是在共和國不同的地區分別發展起來的。雖然如此，這一衝突在根本上是一種社會革命，如果奴隸制度普及全國，在商業和資本主義發展中壯大起來的中等階級起而奪取政權，情況也會是這樣。

林肯和斯蒂文斯：革命中的兩條路線

歷史給資產階級派定的任務並不是不明確的。資本主義的進一步擴張需要消滅奴隸主勢力。奴隸主勢力在北部

工業和自由農業的道路上處處設置了障礙物，牽制年青進步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工業首先必須保證有它自己的國內市場。這是促使北部對南部進行鬥爭的主要經濟力量。資產階級需要支配全國，需要在它自己的勢力下達成國家的統一，需要開發、擴大、完全建立並且征服國內市場。這就是資本主義在前進中、在其擴展和成長時期的推動力。它表現在北部出師時所用的“拯救聯邦！”的口號上。

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資產階級單靠在戰爭中打敗奴隸主勢力是不夠的。這個時期的最低要求也包括徹底摧毀地主貴族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這種勢力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解放黑奴並給以資產階級的自由，這就會給南部資本主義前的時期的勢力以致命的打擊。

戰爭一開始，妥協和動搖就使資產階級失卻了戰鬥力。它是由於反革命派的攻勢，才被追走上革命的道路的。在戰爭的前夕，國會中的自由北部的議員在憲法形式上爭論不休，結果把一個接着一個的勝利葬送給奴隸主勢力。奴隸主聯合北部“銅頭毒蛇”^①民主黨人（他們絕大部分代表北部的商業和銀行集團），一個接着一個地利用有利條件，很方便地在憲法的衣櫥里找到了合法外衣來掩蓋他們篡奪政權的行徑。北部的政治家們始終徬徨動搖於工業資產階級日趨增長的勢力與強硬的自恃的奴隸主勢力之間，直到戰爭開始，還繼續向敵人作了一點又一點的讓步。

在南部宣告脫離聯邦，南部同盟業已存在，“制止不住的衝突”已經發動起來的情況下，北方佬還繼續鑽在法律書本里，為他們的革命尋找進一步的妥協。除了解散聯邦以

^① 北部一部分主和的資產階級主張隨時與南部奴隸主妥協，立即停戰，革命者稱之為“銅頭毒蛇”。——譯者

外，林肯是准备作任何妥协的，他喊着“拯救联邦！”的口号走上战场，而当时的最高要求则是响亮的挑战：“解放黑奴！”

甚至在战争的头两年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对采取革命手段仍然是迟疑不决的。当一切都取决于迅速、果断的攻势的时候，总统和国会却一心只考虑供给战费、征募军队、甚至战争本身“是否合宪”。

精明的革命派萨德斯·斯蒂文斯尽管在国会宣称：“现在，宪法默然无声，只有战争的法律才吃香。”但是，中产阶级却不能领导始终如一的革命斗争。他们最伟大的代表林肯只是在迟疑不决、极度动摇之后才前进。这使得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对恩格斯由于北部的动摇政策与初期的失败而对北部的最后胜利缺乏信心，曾经表示过责备：

在我看来，这一切将有所转变。到最后，北部会认真进行战争，采取革命手段，推翻边疆州①奴隶主政治家的统治。只要有一团黑人军队，就会对南部的神经产生惊人的影响……

总之，我认为，这种战争必须按照革命方针进行，虽然扬基到目前为止还在试图根据宪法来进行②。

最后，北部终于使用革命手段进行革命。但是，与此同时，革命中开始出现了两条路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两翼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林肯逃避开了这一时代的全部历史任务。如果在战争爆发之初立即发表解放黑奴宣言，即令它在最初只不过是一纸政策宣言，也必然会更早地把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解放出来，而给予奴隶主的侧翼以重创。而

① 指南北交界处南部各州。——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一八四六——一八九五年通讯集”，英文版，第一三四——一三五页。

林肯只是当联邦在西部、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获得了胜利之后，当和边疆州奴隶主进行的谈判已经可以看出不会有什么好处之后，才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①——距离战争爆发几乎快有两年了。

同样，林肯派由于迟迟不采取革命的、“不合宪”的手段，因此就不能更早武装黑人从而在斗争初期赢得一个强大的盟友。后来，在黑人自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压力下，林肯才及时在这一点上也让了步。

以林肯为首的动摇的中间派最后终于采用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革命武器。然而，革命方面林肯派的路线是妥协的路线，是妥协不行时就迟疑不决的路线，是在地主贵族阶级的进攻前面摇摆不定的路线，是愿意一有机会就从斗争中退却或完全退出的路线。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也产生了它的比较直接的代表，他们虽然并不是一直意识到他们所饰的角色，但在他们的手中却握着前进的刺针，激励那些由于面临的任务之艰巨而摇摆不定、徬徨恐惧的人。这样的革命者首先要算是斯蒂文斯，他把工业资产阶级和废除奴隶运动民主力量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他的周围。

资产阶级两翼之间的分歧在战争爆发后才导致坚决的斗争，但是，在政策和策略上的明显分歧，从冲突开始时就很明显。斯蒂文斯在众议院，查理斯·苏纳在参议院，和他们日益增加的追随者对林肯派对于宪法的畏惧表示蔑视。当林肯斥责傅瑞蒙将军释放被俘奴隶时，斯蒂文斯说：“我们把剑交给我们将军的这只手，同时又把脚镣手铐交给他

① 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颁布。——译者